

蔣百里先生文選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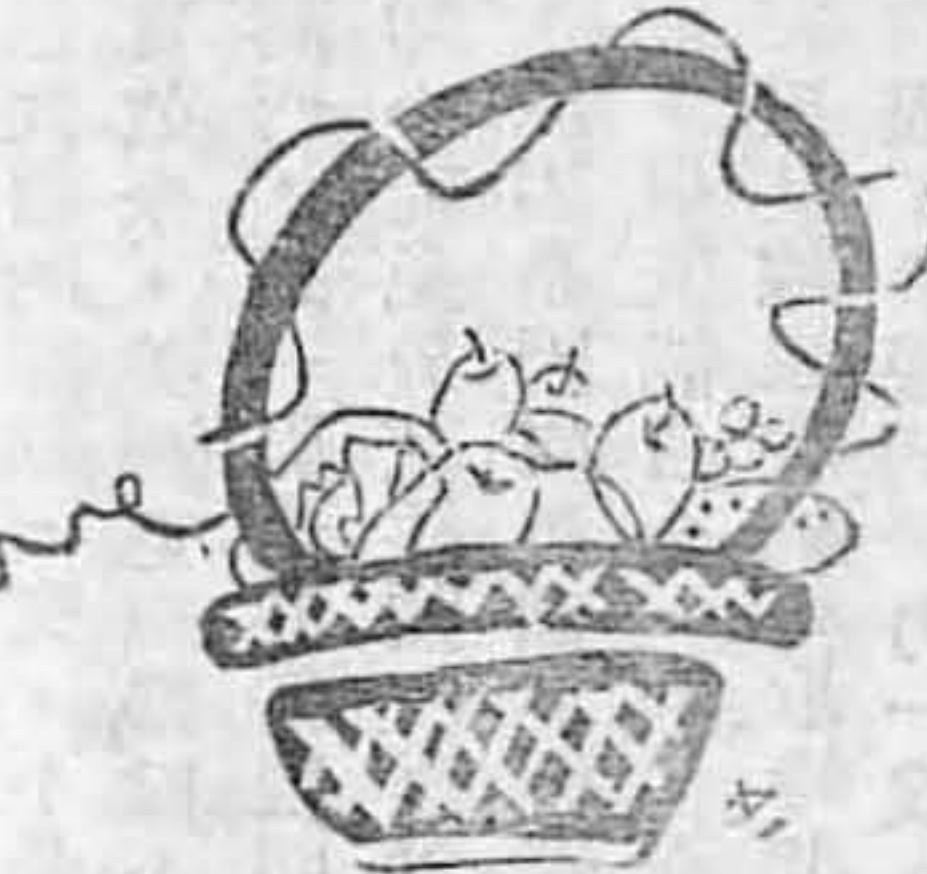
李浴日

中國應進入理論指導的時代吧！理論不是空談，它是產生於事實，它是天才家最高智慧和經驗的產物，它指導着一種運動，一種專業會發生普遍的影響和偉大的效果。

在歐洲各國早已踏入這時代了。專就兵學來說，克勞塞維茲的戰爭理論支配了十九世紀，毛奇一戰而勝丹，再戰而勝奧，三戰而勝法，就是運用克氏理論的効果。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，杜黑的制空理論，富勒的機械化部隊理論，均予各國很大的刺激，德國擷取了它的菁華，從事於空軍與機械化部隊的擴張，因而收穫這次歐戰的偉大成果。

中國的軍事學術，直至今日，似乎尚停留於幼稚時代，而且一般人對於理論依然抱着一種傳統的錯誤觀念，說是一「紙上談兵」，何況在今日的環境裡，又不容易地讓理論家的生存和發展，所以我們今日提起蔣百里先生就倍覺他的偉大了。因為他就是這個時代的傑出人物，他遺留下我們許多寶貴的兵學理論。

我記得和百里先生第一次的會見，是在一九三七年之夏，這時他住在上海國幣門路。他和我談了兩個鐘頭，所談的多關於我國古代兵法，旋在南京勵志社又和他作過幾次長談，所談的是關於拿破崙的用法，及德國軍事理論的發展。所以他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。一九三八年春，我作客武漢，聽說他特使德國歸來，代理陸軍大學校長，我不禁竊竊私喜地為中國軍界前途祝。同年由南潯線返南昌，不幸得復。便聽到他在宜山旅次逝世的噩耗了，



當時我會為文刊于南昌「政治日報」來紀念他。他的逝世，固然是我們損失了一個良師益友，尤其是中國兵學界失了一個偉大的導師，在今日我靜心一想；以他那過人的天才，和豐富的經驗，倘若假以天年，他必成為中國的蕭米尼，中國的克勞塞維茲，他所主持的陸大，將和蕭氏所主持的俄國陸大，克氏所主持的德國陸大；也將有偉大著作的完成

和蕭氏的「兵論」克氏的「戰爭論」，馳名寰宇，輝映古今。現在陣地圖書社黃萍蓀先生為這位巨人出版文選，實造福吾國軍界不淺。即一般國民亦應人手一冊，這也許足以補救百里先生逝世的損失于萬一吧！我希望讀者讀到這部遺著，不應祇是嘆息他的天年未終，也不應徒是讚許他文章的優美，理論的精闢。應當努力學習它，研究它，以求肯出於藍。因為中國現在是需要一。二。三。四。五以至無數蔣百里的出現了。

一個建議

緩楚

——大學應增設兵學——

西洋兵學發達，當首推德法二國，當然徵兵制和國民兵役使得保衛國家成為每一個國民的義務，即貴族皇太子，詩人和科學家亦無從推諉衛國責任，但普及的原因尚不止此，即大學中設有兵學(Kriegswissenschaft)一門，如柏林、福爾寬福、歌登思、(Göttingen)慕尼黑、希德柏(Herleberg)等大學皆設有此科，而希德柏創於一三六六年，為全德最古之大學。我國古代禮樂射御書數，原稱六藝，為士大夫及貴族學習之特權，而孫子兵法又為萬世不朽的兵學聖典，與十八世紀之大戰學理作者，西洋正統派兵學鼻祖克勞塞維茲的學說相映成爲東西二大巨流，至今猶被全世界尊崇，中國古代之良好風氣久已不存而今日適逢空前的大國爭，我國知識份子如不趕快學習兵學，則將如何與德日的知識份子之全民戰爭對衡，實是一大問題，國家不存，詩人和聖哲一切一切都只有滅亡，何況我國軍人本質已蒙敵人看世界為三位(按歸國華僑在昆明演講新加坡失守之日方許語)，更何況戰勝所賴的精神主義早由克氏指出，由我中華軍隊實驗生效，而英國在馬來與緬甸的配備並不在敵軍以下，只是違背了兵學家的話，沒有作戰的精神，以致使敵人不勞而獲。

像北大清華南開合組的西南聯大這類大學，在學術界久有定評，而獨無兵學一課，殊覺遺憾。今之青年學子甚能進步人後，於學問之門，不妨稍復復古，添一「射」字，這恐怕爲今日普及軍事教育的一種急切的改革，以助正在鬆懈的軍訓，而且可以助長高深的研究，這是我對教育當局一個淺陋的建議。

一九四二之夏寄自昆明聯大